

霜玄雪絳

(台灣) 臥龍生



臥龍生
畫

海峽文藝出版社

絳雪玄霜

(下冊)

[台灣] 卧龍生

海峽文艺出版社

1991・7・福州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绛雪玄霜

(下)

[台湾] 卧龙生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27 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 7228 工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47.5印张 1067千字

1991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0

ISBN7—80534—396—9

I·351 (上中下) 定价: 17.95元

第四十八章 息事宁人

就这一瞬工夫，方兆南已到了数丈之外。大愚禅师突然加紧脚步，追了上去，说道：“方施主灵舌慧心，淡淡几句话竟然把一场杀劫化解开去！”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，“辛、黄二位老前辈处，尚请施主费上一番口舌，代为解说，老衲不去打扰他们了！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禅师不去也好，这两个人生具冷怪的性格，出言不逊，极是难听，而且也不能单刀直入地劝说他们。目下天下英豪和各大门派中人，纷纷赶来嵩山助战，老前辈身代掌门之职，自当周旋于诸位嘉宾之间。南北二怪，自由晚辈全力劝说，天星道长之处，还得老前辈再费一番口舌，消弭去这一场杀劫。”

大愚禅师道：“方施主年少英俊，机智卓绝，又无少年人的骄横之气，老衲阅人多矣，但像施主这般少年持重之人，绝无仅有。”他这推崇之言，似是字字出自肺腑，不待方兆南答话，急急地转身而去。

方兆南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想到昨夜的惨烈之战，不禁泛起一种凄凉之感，他缓缓转过身子，慢步向前行去。

幽静的禅室中，南北二怪盘膝对坐着，两人同时微闭双目，似是运功调息。这两个杀人无数，江湖上闻名丧胆的老

魔头，一向冰冷肃煞的脸色上，此刻却隐隐泛现出一种慈和之气。

方兆南怕惊扰了两人行功，小心地放轻了脚步，走近木榻。

北怪黄链突然睁开了微闭的双目，凝注方兆南的身上，笑道：“小兄弟。”

他这忽然改变称呼的口气中，充满着慈和、热情，反使方兆南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，他回顾了黄链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……”

北怪黄链急急摇头说道：“我和辛老怪相处数十年，恩怨纠缠，各自心怀鬼胎，一直无法分辨出是友是敌。得你一番话，消除了我们数十年无法消除的心病，只此一点，老夫就感激不尽。”

南怪辛奇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数十年来，咱们相扶相助，情谊早生！只是彼此心目中，都无法消除名位之争，视对方如生平中唯一劲敌，才不断演出相搏相斗之局。”他扫掠了方兆南一眼接道，“方兄弟几句话，点破了你我之间的一层隔阂，使那在暗中滋长数十年的情谊，陡然间泛现在心头。想想我们相处的这段岁月之中，除了斗气动手之外，所作所为，哪一件不是相扶相助的事？”

北怪黄链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如若能够早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，坦坦荡荡地相互切磋武功，对你我两人都将有着甚大的收益。”他缓缓把目光投注到方兆南的脸上，道：“老迈了，我们相遇的太晚了些，此事如若提早了数十年，当今的武林局势，当又是一番形态。”

南怪辛奇，似是也被北怪黄链几句话激起了凌云的豪气，捋髯一笑，说道：“不错。如若三十年前咱们能放弃心中一点

隔阂，那觉生老和尚，也不致把咱们缚在石室中了，不但目下的武林形势大不相同，就是今后武林的史传，也要改写。”

方兆南看两人谈得豪兴横飞，心中突然生出了极大的感慨。这两个声名震动江湖的老人，除了博得别人的畏惧和毁誉之外，他们孤独了一生，得到些什么？

只听北怪黄链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辛老怪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，在那石室之中，我曾穷尽了数日夜的时间去想，但仍然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”

南辛怪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也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不知咱们想的是否一样。你先说吧！”

黄链道：“咱们一生之中，嗜武如狂，把毕生的精力，都用在习武之中，练成这身本领，可是仍然无法逃出生老病死定数。如若不是这位方兄弟把咱们从那石室之中解救出来，只怕咱们这残余的岁月，势将要在石室之中渡过了！”

南怪辛奇道：“不错，这个我也有同感。”

黄链道：“咱们行走江湖，刻求武功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难道只是为了使黑、白两道上的人物，听到咱们的名头之后，一个个退避三舍？”

辛奇道：“这想法，几十年前我就有了，但却一直无法忘去搏击挫败强敌之后那一刹的荣耀和欢愉，冲淡了这存在心底的想法。”

北怪黄链忽然站起身来，用手撩起长垂及腰的白髯，道：“老了，老了，一生的声名，数十年孜孜不倦练成的武功，都将随着这流水般逝去的岁月，化作乌有。”

南怪辛奇缓缓抬起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古往今来，多少人都无法逃过这生死的定数，黄兄何苦为逝去的惋惜、未来的悲哀？你看看兄弟这雪发、白髯，纵然是九泉之下，兄弟

也要相伴于你。”

黄铤突然把目光投注到辛奇的脸上，缓步走了过去，慢慢地伸出了右手。

南怪辛奇也把右手慢慢地伸了出去。

这两个被人们目为怪物的老人，终于把两只手紧紧地握着，相视而笑。

方兆南偷眼望去，只见两人笑意中，流现出无比的凄凉，同时滚下了几滴老泪。

这是个凄凉的画面，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他们为何而哭，是为那逝去的年华而悲哀，或是为了昔年的杀孽忏悔。

方兆南目睹其情，不自禁也被一种莫名的悲哀感染，缓步走了过去，滋然说道：“两位老前辈语含禅机，晚辈虽然难解其意，但已然受益非浅了。”

北怪黄铤突然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等缅怀往事，颇感老之将至，情不自禁地相对唏嘘，有扰你行功了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一年之前，晚辈殷殷期望正和老前辈昔年用心一般，如何能在武林之中扬名。但不足一年的时光，晚辈经历诸多惨变，深深地体会盛名得之不易，保住更难，早已雄心消散，只望能凭所学，为武林做一点事，早日息隐，落个数十年清静岁月，心愿已足了！”

北怪黄铤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辛老怪，咱们不能再为往事悲伤、感叹了，影响所及，害得这位年轻的方兄弟，也受了咱们感染，意志消沉，雄心不长。”

南怪辛奇突然一跃而起，目注方兆南笑道：“我和黄兄，数十年闯荡江湖，只知为自己争名争气，不辨是非，全以自己的好恶之念，胡作非为，生平之中，经历了无数凶险，但件件都不能流传后世，传诵百代，至今老怀落寂，不胜忏悔。”

他微微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那牛鼻子老道的丹药，倒是很灵，我经这半日运功调息，已觉着伤势好了大半，看来三五年内，还不致老迈而死。”

方兆南接道：“大哥武功精纯，再活上三五十年，也不算什么难事。”

南怪辛奇微微一笑道：“三五十年，老哥哥倒不敢想，除非被人家打死之外，活上个三五年，大概还有希望，不论能活多久，但我将尽风烛残年之力，助你成就一番事业。”

方兆南长揖拜道：“这个叫小弟如何敢当，大哥千万别再提它了。”

北怪黄链道：“我也有此心意，已和辛老怪商量过了。”

他们俩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我们南北二怪，大半生江湖岁月，尽都是留给人可怕可畏之事，除了两个人各怀鬼胎相处在一起，别人对我们无不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。老年晚景遇得你这样个年轻之人，不但对我们有着相救之恩，而且还替我们南北二怪，消除了数十年一直相互猜忌之心，单此一点，已够我们受用不尽，何况感恩应图报？事所当然，兄弟如再推拒，那就是清浊不分，不愿交我们这两位老哥哥了！”

方兆南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小弟德薄能鲜，如何能当得二位这等深情的爱顾，只怕要有负两位的期望了！”

辛奇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就一言为定，兄弟也不用谦辞。南北二怪一生行恶，坏事作尽，暮年老迈之时，也该作几件有益世人的事情，给他们看看，也好让世人一新耳目，武林后辈有个借鉴。”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“这两人一生孤僻，彼此相处了大半生，一直互相猜忌，不敢信任，自然是再不会有其他的朋友。他们这般地对待我，我如拒不相受，只怕要激起他们怨恨之心。”

心念一转，肃然说道：“两位这般相待小弟，我方兆南感激不尽。但我既不存争霸武林之心，又无意自立一派门户，两位只要相助我在武林中。做几件大快人心的事，也就够了。”

南怪辛奇接道：“不论你要做什么，我等均将全力以赴，助你成功。”

方兆南突然转脸望着北怪黄铤，打铁趁热地说道：“小弟现有一事，相求黄兄赐允。”

北怪黄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是我和昆仑派牛鼻子老道比剑的事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不错。昆仑派乃当今江湖上正大门派，一两句意气之言，引起一场杀劫，太过不值，请看小弟面上，免去这场约斗！”

黄铤略一沉吟，笑道：“兄弟既然觉得不值，那就不用比了。”

方兆南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多谢大哥赏脸。”

黄铤突然转脸望着南怪辛奇说道：“辛老怪，你今年几岁了，方兄弟年纪最小，排行最低，那是不用说，咱们两个，谁大谁小，倒是该先行算算，免得他叫起大哥来，咱们抢着答应。”

南怪辛奇笑道：“不用算了，就算你是老大如何，人称咱们南北二怪，我一直在你前面，你当老大，咱们就两不吃亏了。”

黄铤道：“不行，咱们得算算年龄，既然认起真来，一点也不能马虎。”

南怪辛奇道：“我看还是算了吧！一时之间，让我算出今年几岁，可是比杀几个人还要困难。”

黄铤仰脸沉思了片刻，道：“大约算来，我大概一百零一

岁了。”

南怪辛奇看他神色之间一片认真之情，心中甚是感动，当下低头默算了一阵，道：“我大概九十九岁了，如果你算的不错，那就长我两岁。”

黄链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在下是老大了。”

方兆南暗暗忖道：这两个一生孤寂的老人，数十年中造了无数的杀孽，想不到临老之际，竟翻然悔悟。这两人已到了善恶的边缘，可以为恶，也可以为善，此时此情，必需激励他们的向善之心。

心念一转，立时长揖说道：“大哥在上，请受小弟一拜。”说完，真的拜倒地上，大礼叩见。

北怪黄链正襟而坐，竟然受了方兆南的大礼参拜。

方兆南的脸上虽然带着笑容，心中却暗暗想道：这人倒真是大模大样，竟然连几句谦让之言，也不肯说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北怪黄链一双隐在花白长眉之下的环目中，泪光莹然，濡濡欲滴。

他伸出干枯的右手，摸在方兆南头上，说道：“兄弟，我这一生之中，从未接受过别人这般的敬意。虽然常常受人参拜，但那些拜我之人，内心之中，都对我充满着怨恨，他们是乞求我饶他们的性命。”

他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大哥老迈了，不知哪一天会突然死去，我这一生中，双手沾满了杀孽、血腥，早该死去了。上天却让我年登古稀，大概就是要在临死之前，遇上你这一位兄弟。我不愿回头忏悔昔年之错，但却愿以残余之生，助兄弟在武林中创出一番事业。南北二怪的行动，一向只有好恶之念，没有是非之分。兄弟，今日老哥哥受你这一拜，日后的岁月里，将全力以赴相助你成名江湖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大哥这般垂顾小弟，真叫我不知如何报答。”

黄链笑道：“快去拜见你二哥吧！南北二怪数十年江湖行踪，从来就是焦不离孟，孟不离焦，合我们二人之力，大概不难使你扬名武林，雄视江湖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小弟只望得二位兄长助力，作几件有益于人间之事，怎敢妄图称霸武林。”

转过身子，又对南怪辛奇拜了下去。

辛奇也和黄链一般地正襟而坐，接受了方兆南的大礼。

禅室中洋溢着祥和的气氛，素来冷酷的南北二怪，脸上都泛着一片慈祥的微笑。

只听一阵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，大愚禅师突然出现在禅室门口。

方兆南欠身一礼道：“老禅师。”

大愚禅师合掌笑道：“施主的身体可好些么？”

方兆南道：“多谢挂念，晚辈精神很好。”

大愚禅师笑道：“天下各大门派，不知如何知道了冥岳妖妇相犯我们少林之事，纷纷赶来助拳。老衲在接风酒宴之上，谈起敝寺能得保存，方施主厥功第一，辛、黄两位老前辈仗义勇为，出手相助，才使敝寺脱出这次劫难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主要的还是贵寺中弟子用命，晚辈何敢居功！”

大愚微微一笑道：“老衲谈起了方施主勇拒强敌之事，与会之人，无不心生敬慕，特命老衲赶来相请一见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禅师这般夸奖晚辈，叫我如何敢当？”

大愚道：“老衲原不敢打扰施主，但施主如若精神甚好，不妨请去一见。”

方兆南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老禅师这般抬举晚辈，晚辈如再

推辞，那就有些矫情了。”

大愚禅师望了南北二怪一眼，低声对方兆南，道：“辛黄两位老前辈盛名早已遍传江湖，与会之人大都早已闻名，不知可否也把两位请去一见？”

方兆南还未来及答话，北怪黄链已抢先说道：“不用了，南北二怪，已经老迈了，让我们这位小兄弟去吧！”

大愚禅师合什应道：“两位既然不愿露面，老衲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他回顾了方兆南一眼，道：“当今九大门派，已有五派掌门人亲自赶到，酒席筵前等待施主，咱们走吧！”

方兆南应了一声，轻轻带上禅室木门，紧随在大愚禅师身后而行。

第四十九章 百口莫辩

穿过几重庭院，到了一所高大的殿门之前。

大愚禅师横向旁侧让开一步，道：“方施主请。”

方兆南欠身一礼，缓步走入大殿。

这是少林寺最后一幢的大殿，左傍达摩院，后依藏经阁。

宽敞的大殿中，早已摆好了五桌酒席，居中一桌，坐着青城派的青云道长、昆仑派的天星道长，以及一个青袍老叟、一个全身白衣的中年妇人、一个面色红润、形如孩童的黑衣人。

另外四个圆桌之上，分坐各色装束的人。有箭服劲装的英俊少年，有道装佩剑的中年人，有身着袈裟的和尚和两个身着翠绿裙衫的少女。

方兆南除了识得青城派的青云道长，和昆仑的天星道长之外，就只认识随同青云道长同来的弟子张雁一个。

他先对张雁点头一笑，停步不前。

他无法分清楚坐中人的身分，也不知自己该坐入那个席次中，只好停下脚步。

大愚禅师急行两步，走到方兆南的身侧，高声说道：“这位就是老衲刚才谈起的方施主了。”

大殿中所有人的目光，一齐注视方兆南，有的点头示意，有的拱手作礼。

大愚禅师欠身肃客，把方兆南让入居中一席，一面低声说道：“老衲替施主引见几位当代高人。”

德高望重的大愚禅师，对方兆南的恭敬神态，使居中席位上的各派掌门宗师，不得不起身相让，天星道长当先站起，欠身施礼。

青云道长也随着拱手一笑。

这一来，那青袍老叟，和那白衣中年妇人，以及那面色红润，形如孩童的黑衣人，也随着站了起来。

大愚禅师指着那青袍老叟道：“这位是雪山派的石三公石老前辈。”

方兆南一抱拳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

石三公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晚来一步，未能目睹方大侠的身手，实是一大憾事。”

方兆南只觉脸上一热，道：“大愚老禅师有意夸奖，使晚辈汗颜无地。”

大愚指着那白衣中年妇人，接道：“这位女施主，是点苍派第七代掌门人曹燕飞。”

方兆南躬身垂首，抱拳说道：“晚辈方兆南，见过老前辈。”

曹燕飞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方大侠不用多礼，本座已得大愚禅师之口，闻得你的神勇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前辈抬爱了。”

大愚又指着那面色红润，形如童子的黑衣人道：“这位是崆峒派的童叟耿震，耿老前辈。”

方兆南急急抱拳，说道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有幸拜见。”

童叟耿震淡淡一笑道：“老夫二十年未履江湖，中原武林形势已然大变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老夫又见一代少年英雄。”

方兆南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。”

大愚禅师端起座前酒杯，道：“为我们少林之事，有劳诸位长途跋涉，老衲感激不尽。”

当先举杯，一饮而尽。

群豪各自干了一杯酒，落了坐。

童叟耿震目光环扫了大厅一眼，道：“南北二怪没有来么？”

大愚笑道：“辛、黄二位老前辈避世已久，不愿多见生人，坚辞老衲之邀。”

耿震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数十年前曾和他们会过一面，算来已有四十春秋了，想不到两个老怪物，依然故我，不改昔年之癖。”他微微一顿之后，又道，“昔年‘七巧梭’纵横江湖之时，老夫适在闭关期中，致未能一会那妖妇。是以闻得‘七巧梭’重现江湖之讯，立时请命掌门师侄，兼程赶来中原，想不到竟然晚到一步，仍未能会那妖妇一面。”

此人一口一个老夫，自持身分极高，似是把在座中人，全都视作晚辈。

大愚禅师身居主人之位，眼看无人接他之口，立时笑道：“得承老前辈千里迢迢亲身赶来相助，实乃敝寺之幸。”

石三公突然接口说道：“耿兄如想见那妖妇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耿震急急接道：“请教石兄？”

石三公道：“在座之人，要算耿兄和在下半年事最长。如若耿兄有胆，在下极愿奉陪耿兄到冥岳一行，会会那妖妇，看她是何等模样的一个人物。”

这两人似是有意在群豪之前，表露出自己身分，高过在座一辈，一搭一档，老气横秋。

那白衣中年妇人柳眉微微一耸，笑对青云道长，道：“道兄比我们早来一步，不知是否见到了那冥岳妖妇。”

青云道长道：“贫道虽然抢先了诸位一步，但到时那冥岳妖妇已经退出了少林寺。”他突然一整脸色，肃然地说道，“不过贫道却比诸位多见一些惨烈大战后的遗迹，那就是满地堆积的尸体。”

童叟耿震突然站了起来，高声说道：“不知那妖妇眼下是否还在这嵩山附近？”

大愚禅师还未来及答话，石三公却抢先而起，接口说道：“以老夫料想，他们决然退走不远，说不定就隐藏在这少林寺的附近，老夫之意……”他疾快的把目光投注在大愚禅师脸上，接道，“由贵寺派出高手，分头搜寻强敌下落，一有警讯立时报回寺中，老夫就不信那冥岳妖妇生有三头六臂，勇不可当。”

童叟耿震和石三公，虽非九大门派中的掌门身分，但他们的辈分却是高过掌门之人，乃九大门派中，极少存在的上代高手。两人各代表他们掌门师侄，赶来中岳助战，一则表示各大门派对少林首遭强敌袭击的关心，二则说明各大门派，对此事都全力以赴。

大愚禅师沉吟不语，心中却千回百转，思索石三公之言。昨宵一战，少林寺溃不成军，虽有方兆南和南北二怪出手，也不过稍收延阻敌人之效。冥岳中人将要大获全胜之际，突然撤出少林寺，实是一件大费猜疑的事。唯一能够追索的蛛丝马迹，就是隐隐听到的笛音或箫声。

那声音充满着一种魔力，使那穷凶极恶的冥岳妖妇闻声而退。当时只听到袅袅清音，事后仔细想来，却有着笛箫莫辨之感。还有那自称方夫人的白衣少女，分明是有意赶来相

助，而且又来的这般及时。这重重疑问，被石三公一言勾起，不住在心中回旋。

童叟耿震冷然望了大愚禅师两眼，看他凝目沉思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，恍似未曾听得石三公之言，不觉心头微生怒意，暗暗忖道：你这老和尚好大的架子，老夫是何等身分之人，千里跋涉地赶来，相助你们，你却这般木然而坐。当下一顿手中酒杯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师父，你可是入定了么？”

由于大愚禅师沉思不言，举坐都不知如何开口，寂静地听不到一点声息，他这一顿酒杯，闹得举坐一惊，所有的目光，都投注到他的身上。

大愚自知失态，一时急不择口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老衲正在思索一件不解之事。”话出口觉得不对，赶忙住口不言。

石三公脸色一寒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不知什么不解之事，老夫能否听得？”

这位一向自负的老人，似是动了怒意。

大愚一向不善谎言，在石三公冷言疾色之下，又不便不说，只好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老衲奇怪昨宵之战，冥岳中人分明已稳操胜券，不知何故却突然撤走，如若那激战再延续一个时辰，少林寺恐已面目全非，诸位今日来此，老衲也难以奉迎接待了。”

他望了方兆南一眼，接道：“那时，这位方施主剧战受伤，南北二怪两位老前辈，也被那妖妇暗器所伤，敝寺中弟子，伤亡累累，已难挡住强敌锐锋。”他微一停顿，接道，“出人意外是那妖妇突然下令撤走。”

全场中人，都为之微微一愕，只有青云道长听出了大愚禅师言未尽意，淡然一笑，默不作声。

他在当代九大门派的掌门人中，年事最轻，又是以幼代